

雷輯史事論新編

卷九

最新史事論卷九

華亭雷瑆編輯

明太祖命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奏章論

震旦學院第一學
年月考第一名 韓 蘇

權專則易橫勢所必然也。中國官制百官之首必置冢宰。冢宰之稱雖歷代有異而權位則皆次君主而已。冢宰得其人固足佐君主治理萬幾。然使老奸巨猾者任冢宰之職。君主不能駕馭之。生殺黜陟惟彼之命。君主幾若贅疣。任彼玩弄顛倒如東漢之王莽。西漢之董卓者。然豈非君主之大患哉。故英武之君利有冢宰柔弱之主則冢宰非其利矣。雖然冢宰之所以能為君主患者何哉。曰權專耳。蓋冢宰位尊而近君。羣屬百僚悉出其下。則彼所憚者君主一人而已。君主既不能駕馭之。彼復有何顧忌哉。肆意橫行宜其然也。明太祖懲胡惟庸之禍。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政。噫太祖之所以若斯者。即分散行政之權不使偏之。一二人致蹈專橫之弊。惟行政權乃爾。而司法權尤不可不乃爾。此太祖所以於十二年復下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奏章之命也。翰林春坊職小官微無行政權固不可專橫。命以考驗諸司奏章兼司評駁。則有司法權足以制他人之專橫。舉司法

行政之權而羣分之俾互相牽制互相監督不致有冢宰專權為患君王之憂嗚呼太祖之為子孫計可謂周且密矣

明法政之本旨挾太祖之用心末尾一言蔽之有餘不盡

方孝孺不肯為燕王草登極詔論

松江府中學堂三年許致祥
綬生月考第一名

趙孟不討桃園之賊董狐筆之以為省弑其君于家不討染指之賊左氏筆之以為于家弑其君此二子者非躬親弑君而已膺受惡名如此如明之成祖提兵率師公為篡逆宜乎有方孝孺之書矣吾於以見成祖之愚而尤服孝孺之忠為不可及也蓋當是時燕王入京建文出走於是成祖使孝孺草登極詔欲藉彼之名以掩吾之惡使天下後世咸知燕王之登極非篡而得之也實出於建文之讓也不知孝孺之能為海內所仰望者忠義之氣使然也夫孝孺既為忠義之臣則必不肯書果書之則亦不成其為孝孺矣惟為孝孺是以雖十族全除不能屈其志敲牙割舌不能動其心我惟知有篡位之燕賊而已不知有受禪之成祖也我惟知有周公輔成王而已不知有周公為成王也四字之書千古定論十族之滅萬世留芳孝孺雖死猶生成祖雖生猶死其忠義之氣足以驚風雨而泣鬼神足以

維人倫而正綱紀與其屈節以圖存曷若效忠以就死其生死之機早已置諸度外矣成祖以孝孺草詔而篡統之名益彰孝孺以成祖使書而忠義之節益顯吾是以悲成祖之愚而歎孝孺之忠也

水淨沙明之筆剝蕉抽繭之思氣清局緊言簡意賅的是隼才

明成祖命鄭和出使西洋論

江南高等學堂特班生月考第一名雷

城

漢高受困平城而飲恨唐宗覆師遼東而抱憾嗚呼馭夷狄以震中國威海外以重皇靈此歷代王者之通弊也彼創業之君無尺寸憑藉而能芟夷羣盜奠定基業版圖宇內無遠弗屆猶以為未足於是處心積慮更欲耀武功震遠裔以自矜飾使天下知吾之勇智加固超越尋常足以駕乎萬人之上也王莽篡漢而十道擊匈奴三載討南夷武后亂唐而命武懿宗擊奚契丹詔僧懷義擊突厥其心迹灼然可見若夫明成祖之遣鄭和使西洋殆亦未免此意也成祖起自藩邸操同室之戈以取大位刈忠臣義士如草芥一以威福箝制天下彼豈不知天下竊竊有異議其後都故即位後專以招致四夷為事鄭和使西洋已在永樂三年夏前此者元年則遣中官侯顯使西番馬彬使爪哇蘇門答剌李興使暹羅丹慶使

滿加刺柯枝矣。封胡查為安南國王矣。二年則遣使詔諭哈密恩克特穆爾入貢。封忠順王矣。三年正月使致書郭勒齊，並賜銀幣，遂有索和爾及察罕達魯噶內屬矣。迹其雄心大略，遂於四境之外，幾欲盡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羈縻之。以為快吾謂成祖未必有漢武帝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之深心也。未必有成吉思汗遠征中亞、細亞、鞭笞歐洲之天生偉略也。內懷隱憂，無以自解，德不足以示天下，冀功或足以震天下也。和凡七奉使，其還輒曰：頌天子詔，宣示威德，諸邦咸聽命。又曰：三擒番長，不服則以兵懾之。嗚呼！斯時重洋遠隔，渺若蓬瀛，諸邦果慕天子威德而聽命耶？抑貪金幣厚利耶？中朝安從而知之？其所擒果番長耶？抑非番長耶？中朝又安從而察之？鋪張揚厲，赫然可驚，幾駕乎張騫通西南夷，班超定烏孫三十六國之上。又安知非成祖洞悉夷人嗜利成性，密授和以機宜，使以金帛啗之，互市紂之，而誘其來朝，入貢，即前時招諭郭勒齊故智，以彰聖朝無外之盛。布諸天下，筆諸史官，然後天下震其功而服其神，莫敢反側，而獨授諸刑餘之鄭和。度未必在廷諸臣無一足以膺此選，其隱謀秘計，容有不能宣諸宮闈之外耶？嗚呼！就永樂一朝而言，則耗中國之貲財，糜數萬之生命，此舉固一朝之弊也。就

有明一代而言則毀祖宗宦官不假兵權之家法導後嗣信任宦官出使之弊政此舉固一代之弊也就百代萬世而言則因通番而互市因互市而弛夷夏之防啟漏卮之禍星星者燎原涓涓者江河中國海禁之開寶肇於明永樂以至今日生此種種不可思議之變端此舉又萬世之弊也若夫蹤跡建文之說成祖掩人耳目欲曲諱其篡弑惡名決不足信

高宗純皇帝已明辨之故不論及

明成祖使張輔留鎮交趾論

震旦學院第一名 韓蘇 年月考第一名

明成祖時交趾屢反復帝嘗使張輔討之輔平交趾後規劃一是咸得其當交人畏服然未幾帝召輔還代以他人交趾復叛帝又使輔往討交趾平帝又召輔還如是往復者凡三夫輔至則交人服去則交人叛是輔固能服交人者也帝值交趾叛則遣輔往是帝亦知輔能服交人者也然則帝何不命輔永為交趾鎮以靖邊患以免時時勞師動衆之苦而使之往返僕僕疲於奔命者胡為哉嗚呼吾知之矣自古帝王之防家賊也常基於防外患彼謂交趾叛不過皮膚之傷而已而張輔能服交人則人必為輔用使輔以交人叛率交人而北向則皮膚之傷將潰而復為心腹之疾矣此所以甯使交趾屢叛而不願輔永為交趾鎮也此所以至

宣帝時甯棄交趾而不願使輔任訃之也嗚呼傷矣

惜墨如金下筆如鐵自是老斲輪手

明穆宗即位一清嘉靖銅弊論

松江府中學堂四年級
生學期考試第二名

杜人傑

否極而泰剝極而復陰盡則陽來天運循環之公理人治消長之原因綜觀上下古今數千年歷史而其道一以貫之者也然則明穆宗之廓清弊政渾渾有中興氣象豈天演自然迭相推運氣機鼓盪有激而成耶抑其剛明之節聰俊之資奮發有為之志以宏濟時艱遂一舉而成偉業耶夫一治一亂者天地周行之常道一興一廢者人治必至之常勢至轉危為安撥亂為治則斷在英君毅辟之勵精圖治而已明當嘉靖之世嚴嵩專權羣小並進呼朋引類各相黨援朝無敢言極諫之臣國有岌岌不安之勢加以道教方士仙桃靈芝之異端偽術幾遍朝堂而青詞宰相尤開千古用人之特則而為天下笑嗚呼明室之覆亡豈必待魏忠賢張李之亂而始見其兆也哉穆宗乘時興起任張居正諸賢力除弊政克致承平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穆宗有焉然性耽游宴內廷多嬖佞宦寺恣威福石鄭諸臣卒以直言被黜以視世宗之虐待賢者甯有羞耶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穆宗其克免於誚耶抑豈天運果循環有復者必有往耶

大氣盤旋精心結撰其引用易辭尤見碁當

明穆宗即位一清嘉靖銅弊論

松江府中學堂四年級 盛世煜 生學期考試第二名

治人者治其心而已矣奢樂誘其外而淫僻攻其內則志奪於慾而心亡於物易其道而行之反其身以求之天下始可為而生民始可治治生民者治君心而已耳原夫穆宗之再造明室可以知之矣穆宗繼世宗之統承衰替之後洗除積弊舊政一新核其致治之道無非治心之效蓋嘗論之世宗之所以亂天下者一誤於剛愎一惑於方士剛愎以自用則正言不入方士為媒藥而僉小肆張此非智之不逮乃志之不足非身之患而心之病也穆宗於即位之初首斥方士信任羣賢其心正斯其身正而天下孰敢不正非得治心之要而明致亂之原者曷克臻此夫圖治易而去弊難弊之生也其勢以漸其入必深一旦革除之更張之非睿聖英明之主烏足以勝任而愉快哉嘗覽千古開創多英主而守成少毅辟一若天之所以限其國運使之由就陵夷以底滅亡而不可以人力挽者嗚呼此豈後人之不及昔人歟抑守成之難於開創與無他安樂可以喪身憂患乃足興邦彼

守成之君處守成之世物之誘其外者彌眾心之感於內者彌甚有陶公季子之
 病而舉天下以委之棄之若不甚惜雖有力圖自奮之君往往志奪於物而心背
 於行與世浮沉靡所補救此蓋知其弊而未始知治其心者也弊之生於心之
 昧本之不圖而未惟是務弊即甚事即非未始不由於此嗟乎穆宗之克清其弊
 乃穆宗之克治其心後世之人誠無眩其去弊之功而忽其治心之必矣然而治心在君而
 之未明弊心一曰之未知若是則曰言去弊而曰以益弊必矣然而治心在君而
 所以謀副君心共成君望者蓋惟股肱之是賴宰輔之是恃穆宗無徐趙高張以
 為之左右為之佐翼其如獨木之力難支大厦而瓦釜雷鳴將乘間以起何至屈
 正偏伎傾軋則是臣下有譏穆宗非穆宗之有負天下也雖然君可以擇臣而臣
 難以匡君則臣之不能正君之所能正而君之不能正則非臣之所能正者矣治天下
 者其亦知所務哉

明室之亡由於黨禍及閹禍論

松江府中學堂三年
 松生月考第一名
 盛世煜

羣小竊柄僉壬用事
 斷喪邦本敗亂國是
 斯固天下之不韜而生民之大禍已抑
 知君子者流心切道義志抗天下而亦水火柶鑿引去同異卒以禍蒼生而覆宗

社則非後人之所及料而尤非當時諸君子所及計者矣。明之亡於閹可說也。亡於黨將何以解後世之惑而崇貞節之風耶。孔聖之道羣而不黨。黨之興也。小之以亂大之。以亡。古今中外未有以黨而可以福國者也。蓋嘗論之。漢不亡於黃巾而亡於甘陵。唐不誤於藩鎮而誤於牛李。故曰木必自腐而後蟲生之。君子者立門戶分黨派而後姦小閹宦乃得乘間而入。伺隙以興。彼東林諸公蓋皆愛國知義之流也。卒亦不免於此。延禍邦國。流毒搢紳。可勝歎哉。雖然東林黨禍不始於講學而始於三案。三案之興也。君子小人之所以攻擊樹黨也。萬歷之世厥禍酷矣。而葉向高王錫爵實為之首。治道之興替一視葉王之進退以為斷。而閹宦之勢尚未大盛也。厥後顧憲成講學東林。誹謗朝政。魏忠賢引用顧魏禍及搢紳。閹禍作。黨禍成。而天下事始不可為矣。我故曰明之亡於黨。黨之成非成於東林諸君子而成於閹宦諸小人。顧憲成高攀龍之流。豈嘗自以為黨哉。顧乃授人以間隙而予人以口實。於是當時惡而斥之曰黨。後世亦舉而名之曰黨。而顧高諸君子者卒亦不能自列於不黨之流。而與閹宦僉小同。凡亂國之咎。亡國之罪。此則千古所痛哭流涕引為大恨者也。不然東林諸公豈真亡國之人哉。特閹宦

舍小假東林之黨以成亡國之禍乃欲誘其罪於君子而自脫後世之誅天下之
討其邪心險毒可為危懼後之君子其亦知所鑒哉

筆盡中鋒語多鎮紙而氣息又從名家得來

亭林船山梨洲三先生學術異同論

松江府中學堂四年級 潘祖馨
主學年考試第一名

理有萬殊道為一貫古之人之所以教與其所以為學者烏能舍六經而別求一
致用之術者哉然或則溫柔敦厚或則疏通致遠以及夫廣博易良潔靜精微恭
儉莊敬屬辭比事其為人也各不相同請經解一篇而知國粹之學之不能舍經
而他求而更知學術雖有不同而本原固無容或異也顧亭林王船山黃梨洲三
先生之學術莫不注重於經者一貫之道也其學說之互相不合者萬殊之理也
是即其所謂異同者也且夫有明之季儒生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信
有如梨洲所云者三先生獨博考乎六藝之言詳稽於前賢之說蓋已得其本矣
然亭林之言曰經學即理學舍經以言理必流為禪學而船山則推本陰陽法象
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覆辨論均歸答於上蔡象山姚江是皆有識之言獨得之
學也二先生之學宜若無異矣而梨洲闡明良知之說一若不同於二先生者何

哉抑知亭林船山之咎良知者所以防其弊而梨洲之闡良知者所以明其理一則嚴以辨之一則說以明之梨洲固不為空疎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者也夫豈良知之不足言歟特以其足誤好高之士耳三先生蓋異途而同歸者也夫亭林由經學而求理學船山貫漢宋學而入道梨洲通史學以輔經學即其學說有不同而其學術固無異也窮經致用經立其基博考羣言以為之輔三先生之學萬殊而一貫者乎昔孔子之為學也一則曰志道依仁據德游藝再則曰詩書執禮三則曰興詩立禮成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蓋無往而非經也後世學者或棄經而不求或求經於小節於是經學不明經且為空言矣三先生致力於經為入德之基為經世之用其言縱殊其學則孔子之學也然則欲明三先生之學者盍亦反求其本而博考聖經乎

宏博精深六通四闢可云論古有識至其詞句之凝鍊猶屬餘事

亭林船山梨洲三先生學術異同論

松江府中學堂四年級
生學年考試第一名 杜入傑

士之間學尊德經世濟用天資高而人力偉信道篤而自志明適於義而已原其始或由經術或由禪理或由象數或由名物同軌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要其終近

之脩齊遠之治平蘊之中和發之位育充天地亘萬古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勿同
無有乎或異者其學術也夫亭林梨洲船山三先生者明季之大儒以道統自任
以天下自責者也其時代同其境遇同其志趣同其為學蓋小異而未嘗不大同
宗義之學出於叢山闡發知良之旨務窮事理不尚空疏船山導源橫渠正蒙一
書為生平入道之基更以漢儒為門戶宋五子為堂奧而顧氏炎武本朱子之說
參以慈谿黃震之日杪以為經學即理學皓首窮經晚而彌篤此三先生之學術
悉以切實是宗理義為本其道蓋一以貫之者也惟梨洲主良知承姚江遺派亭
林船山皆宗橫渠藍田學說衷於博文約禮不以上蔡象山為然故或疑梨洲為
陽明學派致加於良知而二先生同出一源悉本程朱格物致知之旨適與姚江
之學相牴牾則是論三先生之學術而互相冰炭且似宋學朱陸之分矣夫是乃
黨同伐異之見強分門戶之說徂於偏而未明大體也梨洲雖有取姚江亦即
嘗盡主姚江之說姚江雖出於陸不與程朱相脗合安見非三代精一之傳大學
言誠意正心中庸言石偏不易率性脩道使良知淨盡則心意性道無所歸宿將
何以誠之正之脩之率之也且良知之說非象山特創實自孟子發之孟子私淑

于思于思本諸孔子則是知行合一之說安知非孔門志道據德依仁之旨耶且
梨洲本良知而參誠意慎獨窮經以經世讀史以證變亦未始不與顧氏王氏躬
行實踐之義相符合也梨洲先生好音律顧氏亦喜研究古今韻學至於帷鎗而
夜力學攻苦則三先生之學學勤學老當益壯易地皆然者也且夫學所以求道
學有派而道無派學無窮而道惟一言豈一端夫各有當為學攻書要為世用或
推或挽馴至於道故賈馬鄭王之訓詁所以明道也濂洛關閩之說理所以維道
也韓柳歐蘇之揚厲所以誘之而至於道也士君子立身處世當求其入道而已
無分乎漢宋更無論乎古今大道一而已矣況三先生之時代同志趨同而其卒
維持有明學術吾道之賴以發揮而光大者亦未嘗或異而故為派別強生門戶
抑淺之乎視三先生矣

高視濶步息深達疊而行文亦極渾灑流轉

最新史事論卷十

華亭雷瑑編輯

殷盤庚遷殷而中興周平王遷周而不振論

江南高等學堂乙班生月考第一名葛為輔

葛為輔

天下大勢亂久必治盛久必衰氣運循環從古如斯瞻觀千百年廢而廢焉興而興焉存而存焉亡而亡焉非數世所得已非人事可勉強若必以遷徙言治亂以形勢論盛衰彼金湯永固不數十年而故宮禾黍矣邦畿千里不數十年而尺地無存矣此何故哉氣數為之人事無能為力也觀於殷之盤庚周之平王而恍然焉盤庚平王同一遷都者也乃一則中興焉一則不振焉一二論世者莫不以遷都為盤庚美為平王罪以為殷之遷也得地利也周之遷也失地利也嗚呼何見之淺也夫盤庚之遷勢使之也勢之當遷遷異於不遷故不遷不治遷則必治古公遷岐衛文渡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無不因遷而中興者皆處盤庚之勢者也平王之遷勢迫之也迫之使遷則不得不遷故遷而衰不遷將不僅於衰魏惠遷大梁楚昭遷於郢頃襄遷於陳考烈之遷於壽春無不以一遷而不振者皆處平王之勢者也凡此者皆氣運也殷自仲丁以來廢立爭代歷河亶甲祖乙

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諸君諸侯不朝矣湯之威德無存矣亳湯之舊都也而
盤庚遷之尊湯之德行湯之政以復湯之舊業於以朝諸侯有不如運之掌乎殷
之中興即印在一邊亦由亂而治一循環也周自成康而後宣王一中興及至平
王諸侯放恣犬戎猖獗周之氣運於此可知矣平王又非撥亂反正者即使坐鎮
故都東臨諸侯諸侯之不必帖服猶末也猖獗之犬戎又伺其後矣於此即不遷
亦不過苟安旦夕而已欲以西卻犬戎東撫諸夏不得也是遷不振不遷亦不振
與其不遷朝如為犬戎侵逼固不若遷之而猶可以保全苟安也周之不振非東
遷過亦由盛而衰一循環也遷徙也形勢也必曰治亂盛衰係乎此焉則治亂盛
衰之故皆可以人必為之矣而何以上下千百年治亂盛衰之如轉環也願以質
當時之論世者

管仲魏徵事讎論

震旦學院第四學
年生日考第一名張有宸

士君子委身事主以天下為任惟民命是念區區一己之名譽不足計也蓋其功
蓋一世過在一己功大而過小後之人莫不諒之竊嘗讀春秋至管仲事桓公讀
史至魏徵事太宗雖其所事者皆故主之讎人而一則尊王攘夷一則匡君有道